

# 狂人日记

## 鲁迅 小说精选



# 鲁迅

小说一精一选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小说精选：狂人日记 / 鲁迅著. — 北京：中国画报出版社，2012. 1

ISBN 978-7-5146-0308-8

I. ①鲁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鲁迅小说—小说集  
IV. ①I210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7537号

书 名 鲁迅小说精选：狂人日记

---

出版人 田 辉

作 者 鲁 迅

责任编辑 齐丽华

绘 图 陈 林

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33号 邮政编码 100048

电 话 (010) 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(010) 68469781 (发行部)  
(010) 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信箱 [cpph1985@126.com](mailto:cpph1985@126.com)

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监 印 敖 晔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9

版 次 2012年8月 第2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6-0308-8

定 价 26. 80元

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调换)

## 编辑缘起

品读经典是一种幸福。

世间的幸福有千万种。一盏清灯，一杯香茗，伴着夜之寂静，光之恬柔，和颜展卷，放下日间的一切杂念烦忧，远离生意场上的所有精打细算，只是让心尽量舒展开来，读着那些或优美、或凄楚、或清淡如水的文字，体味着从心底涌起的那抹舒适与淡然，在喧嚣的尘世间，能拥有这样一种手不释卷的情怀也算万千幸福中的际遇了吧。

如果有一些文字始终拥有自己的味道，并能把这味道延续下去，历久弥香，那么，我们不妨称它为经典。

经典是经得起生活考验的。无论物质生活如何变化，或丰富，或贫瘠，它都是那碗温热适口的汤。这汤在小火上煲了很长时间，如果你吃了太多油腻的东西，它会让你爽口清胃，提神解腻；如果你恰逢饥肠辘辘，它会为你充饥，给你力量，用极其温柔的方式安慰你受了委屈的胃。

经典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。无论时间怎么变迁，社会如何进步，它都是那把刚直不阿的尺，也许刻度已经模糊，不变的却是真实的尺寸。它可以丈量历史的长度，也可以被夹进书页中做一枚平整的书签。只不过，做尺时，它帮助我们找回历史的距离；做书签时，它帮助我们铭刻曾经的记忆。

经典是经得起人性考验的。无论思想怎么更新，它都是那个心底里最原始的旋律。这旋律只有三个音符，真、善、美在字里行间熔铸。当我们历尽辛苦，可能质疑，可能徘徊，可能犹豫，

可能畏缩时，聆听这旋律，于是神清气爽，精神百倍。这种蕴藏于经典中的信念一旦被自己挖掘出来，终生相伴，受益无穷。

“我爱文学——不朽的经典”系列丛书，图文并茂，选篇优良，其编修根源是一种自身对于经典的崇拜，其动力是作为一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。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，网络文学、快餐文化如此泛滥，良莠不齐，迷惑着人们的眼界，更有甚者，直接诱骗读者的感情，也不乏些庸庸之作，一点言笑，几滴眼泪，以此来赚取大家宝贵的时间甚至生命。对于心灵及精神上的建设与维护，自是不敢说力挽狂澜，只求能尽一己绵薄之力，锄一方微圃，让路过的人能欣赏到一些花繁叶茂的风景。只是我希望，路人一瞥的同时，能略微驻足，植叶茂于眼中，沁花香于肺腑。

人们常说，别让文化成为历史，同样，别让经典销声匿迹。我希望，能把这种品读经典的幸福推及给更多的人，也希望，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延续幸福的行列中！

与友共勉！

魏 龙

## 关于作者

**鲁迅**（1881—1936），原名周樟寿，字豫山，后改名周树人，字豫才，浙江绍兴人。伟大的文学家，思想家，革命家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。主要作品有：小说集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、《故事新编》等；散文集《野草》、《朝花夕拾》；杂文集：《坟》、《热风》、《华盖集》、《三闲集》、《二心集》、《南腔北调集》等。

鲁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，从小对民间文学、野史笔记及绘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不拘泥于四书五经，多方寻求课外读物，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。

1902年初，鲁迅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毕业后，被公费选送赴日留学，入东京弘文学院。毕业后，1904年8月，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学习。1906年弃医学文，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。1909年回国，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。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。1912年2月，鲁迅应蔡元培之邀，赴南京教育部任职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。1918年5月开始以“鲁迅”为笔名在《新青年》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。1920年8月，鲁迅被聘为北京大学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讲师。1921年12月至1922年年初，《晨报副刊》上连载了他的代表作《阿Q正传》。1923年，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《呐喊》出版。

20世纪20年代中期，鲁迅曾参与创办《莽原》周刊、《语丝》周刊和文学社团未名社。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。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。同年10月抵上海，从此专事写作。1930年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，鲁迅是发起人之一，也是主要领导人。曾先后主编《萌芽》、《前哨》、《译文》等重要文学期刊。

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。



# 目 录



## —— 呐 喊 ——

- 2/ 自序
- 6/ 狂人日记
- 16/ 孔乙己
- 20/ 药
- 27/ 明天
- 32/ 一件小事
- 35/ 头发的故事
- 39/ 风波
- 45/ 故乡
- 52/ 阿Q正传
- 81/ 端午节
- 87/ 白光
- 91/ 兔和猫
- 96/ 鸭的喜剧
- 99/ 社戏



—— 彷徨 ——

- 108/ 祝福  
121/ 在酒楼上  
128/ 幸福的家庭  
134/ 肥皂  
143/ 长明灯  
151/ 示众  
155/ 高老夫子  
162/ 孤独者  
177/ 伤逝  
192/ 弟兄  
201/ 离婚

—— 故事新编 ——

- 210/ 序言  
212/ 补天  
220/ 奔月  
229/ 理水  
242/ 采薇  
255/ 铸剑  
269/ 出关  
278/ 非攻  
288/ 起死

鲁 迅

小 说 一 精 一 选

呐

喊

# 自序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径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<sup>①</sup>进K学堂<sup>②</sup>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

① N：指南京。

② K学堂：指江南水师学堂。

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，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<sup>①</sup>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毕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那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艺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<sup>①</sup> 医学专门学校：指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<sup>①</sup>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<sup>②</sup>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① S会馆：指设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。作者于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曾在此居住。

② 金心异：指钱玄同。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，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说是一件侥幸的事，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，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，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1922年12月3日，鲁迅记于北京。

（原载北京《晨报·文学旬刊》1923年8月21日）

# 狂人日记

某君昆仲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；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识。

## 一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## 二

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又怕我看见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凶的一个人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议论我；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，脸色也都铁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。忍不住大

声说：“你告诉我！”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约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### 三

晚上总是睡不着。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；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有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，打他儿子，嘴里说道，“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惊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，陈老五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；他们的眼色，也全同别人一样。进了书房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。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，对我大哥说，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，给大家打死了；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壮壮胆子，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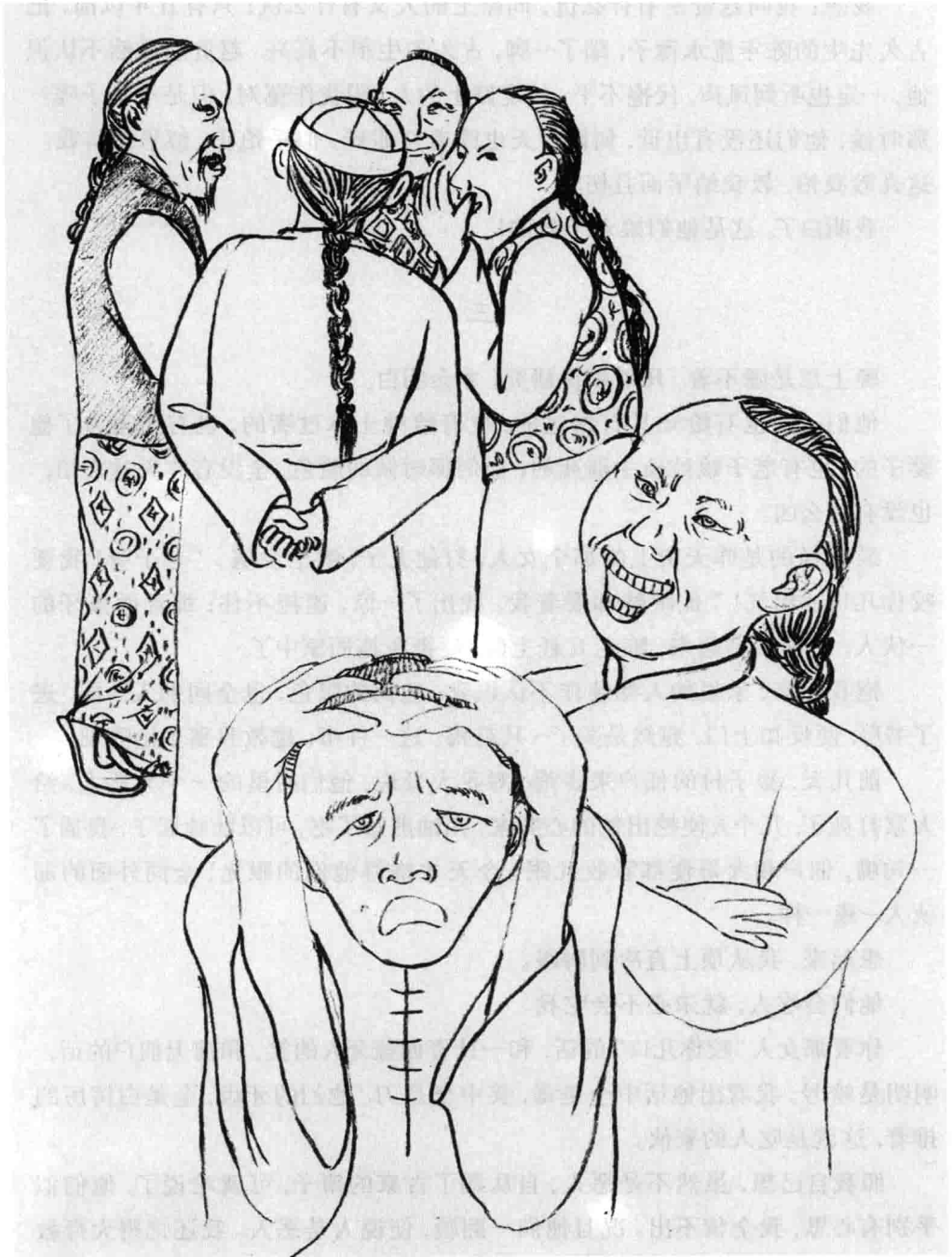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户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。他们的牙齿，全是白厉厉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难说了。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恶人。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”。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



“其中最凶的一个人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”